

晚霞客游记

苏州留园与常州盛宣怀 (下)

□ 徐中兴

辛亥革命胜利后，盛宣怀的巨额财产被国民政府作为官僚资产扣押。然而，又是盛宣怀长期积累起来的人脉，使他终于躲过了这场劫难。首先是民国初年曾两度出任国民政府总理的“双份亲家”孙宝琦，帮了盛家的大忙。所谓“双份亲家”，一份是盛宣怀四公子盛恩颐娶孙宝琦大女儿孙用慧为妻；一份是孙家四公子孙用岱娶盛宣怀侄女盛范颐为妻。另外一层关系是袁世凯。当年，袁世凯与盛宣怀同为李鸿章手下得力干将。由于两人性格不合，常常貌合神离。辛亥革命到最紧张阶段，清王室有人提议起用袁世凯。盛宣怀亦捐弃旧嫌，极力推荐袁世凯出来挽救危局。所以，后来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对盛宣怀的大笔家产还是手下留情的。另外，盛家三代发迹以后，不断地兴办义庄、义学，对灾民进行赈灾救助，直到创办中国第一个“红十字”慈善组织，也对缓解社会对他的压力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至于盛宣怀去世以后国民政府对盛家明里暗里的关照，则与后来的“国戚”宋家有关。关于盛、宋两家的关系，源于宋氏三姐妹的妈妈倪桂珍。倪桂珍是上海人，早年曾在盛家当养娘。封建社会的养娘地位很特殊，是介于家庭教师和乳娘、

佣人之间的一种职业，任务是帮官宦和富商人家管孩子，与主人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所以，后来宋霭龄能到盛家当家庭教师，宋子文能出任盛宣怀四儿子盛恩颐的英文秘书，并对盛宣怀的第七个女儿盛爱颐穷追不舍，都源出于此。

从苏州留园回来后，带着对盛宣怀的好奇心，我又到人民公园前面的马园巷寻访盛宣怀故居。故居大门朝西，门前嵌着两块石碑，分别是省、市人民政府公布“盛宣怀故居”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。据说盛家在常州有两处大宅。一处在马园巷，是盛康建造的九进大院。一处是盛宣怀在周线巷建造的十一进大院。现在只剩马园巷故居一小部分了。原本这座大宅的正门是朝青果巷开的，现在的门是侧门。走进大院，里面是青石铺地，落地长格，雕梁弧椽，仍能看出当年的豪华与气派。但是，院内的断垣残壁和零乱搭建，显示的是这幢古老建筑的破败与苍凉。(注：盛宣怀故居今年已修复并开放)

盛宣怀灵柩在苏州留园停放两年之后，用船载到江阴马镇安葬。马镇是徐霞客故乡，我曾去过两次。那年，带着对故人的崇敬之心，决定前往马镇寻访盛宣怀墓。到了马镇询问几个人，都不知道盛宣怀墓在哪

里，甚至连盛宣怀这个人无人知晓。无奈之下只得回来重新查找资料，终于查到盛家墓地在马镇老阳岐村。第二次到马镇，见宽阔的“霞客大道”从老阳岐村旁经过，交通非常方便。据说盛家墓园原有80多亩地，四周建有围墙。盛家四代人(盛宣怀和他的祖父盛隆、父亲盛康，还有几个侄子)都葬在那里。为了辨认盛宣怀的坟墓，找到村上一位70多岁的薛老伯，薛老伯给我指出了盛宣怀墓的位置。墓园中间有条水泥路，把盛宣怀墓隔在道路东边，周围是一片香樟林，盛宣怀墓在香樟树下，一小堆黄土，没人指点几乎看不出是墓，旁边还有几个小坟堆，都是盛家的，整个墓地上没有见到墓碑。据说，盛宣怀墓在1958年曾被盗掘过。薛老伯还陪我去村子西头看了盛家祠堂。那是一所五间二进的平房，大部分屋顶已经塌落，只剩四周的残垣断壁，里面荒草过膝、瓦砾成堆。薛老伯说，以前这里是粮食加工厂，这几年粮食加工少了，便荒废了。(注：近年盛宣怀墓已修复)

开车回去的路上，头脑有点发涨，打开车窗，吹进阵阵凉风，耳边似乎有人在吟唱李白的《梁园吟》：昔人豪贵金陵君，今人耕种信陵坟。荒城虚照碧山月，古木尽入苍梧云……



荷 邵效忠 摄

往事回忆

消失的水泥船

□ 王永林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常武地区各乡镇村落间，除了几条沙石路面的老公路、机耕道外，几乎连可供自行车、拖拉机行驶的土大道也没有，基本上都要靠船行。

生产队的运输船只，主要是武进丁堰的县水泥制品厂制造的水泥船，因装载量为七吨，所以称“七吨头”。主要是去新闻化肥厂、常州立新酒厂装运肥田的氨水和喂猪的山芋酒糟，再就是到溇湖、长荡湖里去扒猪草河泥垩田或装运社员自家用的各种建房材料。

每次上水泥船运输的人员一般不固定，四个人一班，班次轮换，上船的人都是成年人，水性要好。在船上，谁也不能瞎三话四，胡说八道，“不能提沉、没、淹”等忌讳的字眼。

船头上配有两支毛竹篙，长四五米，小碗口粗细，上装有一铁尖或铁叉，重约二三十斤，个子小力气弱的人，还真有点玩不转。无论是逆水，还是顺水，船只要是直行，就用“撑篙”，即将篙子挨着船舷直插下去，两手紧握竹篙，朝船后行走，至中舱，再将篙稍抵在胸肌上用力，人斜着几乎与船面平行。如船只行进中要转向，或避开与来往的船只、桥洞、桥桩、鱼簰等障碍物，就必须用“拦篙”，即提前快速在船舷外边插下去，使劲地将船头调正拨开，偏离撞击物。如果要让船紧急停住或靠岸，此时就用“倒篙”将竹篙向远离船头中间处插下去，船才会很快停下来。总之撑什么篙，看情况而定，要有“说时迟，那时快”的感觉，做到快、准、狠、稳。还有船上的人，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将手脚伸出船舷外面去抵挡，要知道小碗口粗的竹篙，在船只相撞时瞬间“咔嚓”一响，就开裂折断，所以社会上有一“行船骑马三分命”之说。

除了撑篙就是背纤(拉纤)，即拉纤人在岸上走，肩上斜背着一块纤板，纤板系着一百多米长的纤绳(麻绳)直通至河里的船舱中央

的纤杆上。拉纤人走的路其实是自己踩出来的，一会儿在陡坡上爬，一会儿跨水沟、过独木桥、穿灌木林，非常艰辛劳累，所以背纤人背纤时绝不像《纤夫的爱》歌词里唱的“纤绳悠悠”，那样是背不动船的，当然背纤人也就感受不到“妹妹坐船头，哥哥岸上走”那种轻松浪漫的心情了。

至于“摇橹”是和船头撑篙同时进行的，七吨头水泥船上的橹，在一推一扳之间(推船向左，扳船向右)既掌控了方向，又产生了前行的动力。摇船通常两人，年纪大经验足的执橹把，年纪轻初学者吊橹帮绳，两人的手和脚在船尾船板上共进同退，配合要默契，用力要均衡。摇橹这活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初上船者根本就摇不起来，初摇橹是看着船头方向，就顾不着船尾的橹怎样摇，手忙脚乱，橹脐就从橹吊上(船尾小铁柱，顶头圆滑)脱落下来，船立马就会打横，遇到对面来船就非常危险。所以只有船只要大转弯时，才能用力大推大扳(称推梢扳梢)。故常武地区流传一句俗语叫“湾头上转弯，大来大开”，就是指为人做事，不符合规矩不合乎情理，或朝令夕改。

每趟行船，大都以常州和新闻化肥厂为中心，来回一趟，硬是靠人一篙一橹一背，至少有二三百里路程，仅花一天半时间，该是多么辛苦，无论是严寒酷暑、风雪冰霜，还是发水时湍急的河水仍照航不误。难怪旧时有一种说法：三十六行，最苦最累就是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

现今，乡间繁荣兴旺的河码头早已萧条，原先数千只的水泥船也渐渐消失了，各乡间的河道，水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清亮，有的甚至淤塞，长满了水草，草丛中偶尔能见到搁浅在河坡上的残缺的水泥船，但大运河里，长达数里的运输船依旧汽笛声声，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。

人物速写

又见老乡书记

□ 谢见红

外甥女在微信中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问我是否认识这个人。我对着照片仔细端详了好长时间，搜肠刮肚，最终还是没能认出是谁。外甥女说，你们一起担任过大队书记，他就是我们隔壁大队的，你还记得么?啊?原来是他!记忆的闸门一下打开。40多年过去了，岁月无情地在每个人脸上刻下了年轮的印记。青春不再，银丝上头，但往事依然恍若昨日。

1975年5月，我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，其时，他是我们隔壁大队的团支部书记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们常在一起开会、交流。同年10月，我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，直至1978年主持大队工作。他也由团支书升任为党支部副书记，并主持了大队工作。两人年龄相仿，又是邻村，又都没有丰富的工作经验，所以我们平时的沟通交流就比较多。1979年底，我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后，就基本没有再见到过他……于是，我请外甥女联系他，约个时间见见面、叙叙旧。

那是个杨柳轻拂、梅花飘香的春日午后，根据外甥女的安排，我们相约在罗溪秋白书

苑。40年不见，变了容颜。望着眼前的他，依稀还能找出当年意气风发的青春模样，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我们一边喝茶，一边聊天。他告诉我，他这一辈子一直没有离开过本乡，虽然后来从大队调到镇属部门任职，单位也换了几个，但他从不挑肥拣瘦，干一行钻一行。用他的话说，咱是从田埂上走出来的，怕什么苦?畏什么难?不求轰轰烈烈，但愿问心无愧。无非就是认真、踏实，团结大家一起干。

闲聊中我得知，早在16年前，他就患上了肠癌，但他泰然面对。他劝慰妻子：“你哭，这个病也哭不走。你不哭，我心里倒还轻松些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手术那天，他自己走上手术台。手术2天后，他就下了床，第3天，他就把身上的管子全部拔掉。他对我说，手术后痛是肯定的，那么长的一条伤口能不痛?但最怕的是自己把自己当病人，带来懈怠和懒惰，那只会越来越有依赖性，反而不利于恢复。按照医生的要求，必须经过6个疗程的化疗才算告一段落，但他化了1个疗程，就发誓再也不化。“化疗反应比死都难

受，与其受那个罪多活几个月，还不如轻轻松松过一天算一天。”他笑着说。或许是上天的眷顾，也或许是他的心态和意志打败了癌细胞，这16年来，他一直过得很好。每天按时起身，早餐后泡上一杯茶，然后进入书房练练毛笔字。午后稍事休息后又是练字，晚饭前外出散步40分钟，晚饭后到广场上跳1小时交谊舞，10点钟准时睡觉。他告诉我说，人的欲望越强烈，失望就越大，他也想不到还能活到今天。“虽然退休工资每月只有3000多元，与编内人员无法比，但想想我们那一批当书记的，有的早已去见了马克思，有的还犯了错进了牢房。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够吃够用就可以了。40年前，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社会还能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，等于是进了天堂。所以，必须好好活，多享享新时代带给我们的福。”

临别，他拿出亲手写的一幅书法作品送给我。字如其人，洒脱有力。只是想不到他才学书法两年，就达到了如此水平，着实令人佩服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在心里默默祝福：好人一生平安!